

小思眼中的日本四十年

新年剛過不久，看到小思的新書《一瓦之緣》出版（中和出版）。初初不知這個書名是何意味，初讀之後，原來典故出自中日之間的一件緣分。 文：蕭坦

香港作家中，小思與日本的關係可謂特別完整。她親歷過太平洋戰爭時期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，一九七三年又帶着左舜生老師對日本「可恨、可敬」的評價去京都大學遊學，度過了「脫胎換骨」的一年。從散文作品中看出，現在她不時去日本遊賞時依然在意搜集各種讀物和文獻，能從各種微小細節中分辨出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固守與變化。在小思的筆下，對日本感到「可恨」與「可敬」的複雜心情，貫徹於這本《一瓦之緣》中。

從《慘痛的戰爭》到《靖國神社內外》

《一瓦之緣》中集成了小思從一九七三年至今、縱貫四十年歲月，以日本為題的散文。想必是出於出版者的編排，這些文章被分為四部分，分別是「怎麼辦」、「品味細節」、「性格與表情」、「關西足跡」。「怎麼辦」裡大概就是小思所言日本「可恨」的部分，其中有她上世紀八十、九十年代兩次在靖國神社觀察日本人追念戰爭榮耀的場面，也有在日本書市見到的熱潮，日本把當年戰爭時期的各種圖文文獻結集出版，種類鉅細無遺，更不可勝數，對中國的記錄文獻有的比中國人自己做的更要詳細，她心情激盪得手心冒汗。

相對於日本的念念不忘和不厭其煩的細緻工夫，中國的大而化之或「不記恨」又讓她心情難以平復。一九八零年香港上映歷史紀錄片《慘痛的戰爭》，記錄中國抗戰時的慘痛，小思看過，痛心同袍要承擔那麼多苦楚，又恨中國人不知記恨。那時中日剛剛恢復邦交，中國以德報怨，把唐朝時日本僧人空海在長安學佛時所在的青龍寺遺蹟一片瓦，送給日本作禮物，小思在記敘這份緣分時，筆觸中也有幾分複雜的情緒。到了九十年代，日本天皇訪華，日本右翼激烈反對他們天皇對中國謝罪，中國竟然也真的大手一揮，「無意令日本尷尬」，日皇不必道歉，更不用說謝罪了……《一瓦之緣》中有一篇《靖國神社內外》，小思寫到這裡，筆下意緒難平。不過從今天來看，這份中日緣分的調門又比三、四十年前大為不同。那時兩國恢復邦交不久，中國正開始與日本的「帶頭大哥」美國合作共抗蘇聯，中美、中日關係都是蜜月期。那時中國一窮二白，日本國勢卻正處於戰後如日中天之時，而中國不乏以「實用主義」對待歷史者，於是就有了當年讓小思意緒難平的那些事。近年中日關係降至冰點，日本固然比當年更熱切地要洗白歪曲歷史，現實上也是合縱過華，中國也面目一變，外交、軍事、經濟各個層面與日本擺開車馬，更在影視劇中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法痛懲「日寇」。今天令人憂慮的，早已不是中國的「不記恨」，而是那些以打砸同胞財產來「反日」的新聞，以及其中體現的「恨」的質量。

從司馬遼太郎紀念館到《字裡人間》

說到這些話題，這本《一瓦之緣》中，「品味細節」和「性格與表情」這兩部分中，小思觀察到的日本的當代文化，以及日本人的性格，就尤其值得中國的讀者好好了解一番。前面是日本的可恨，這兩部分就是日本的可敬，以及「可戒」。

日本的可敬，最明顯之處體現於他們對自身文化和傳統的珍視。《一瓦之緣》中，小思有幾篇寫了司馬遼太郎紀念館。司馬遼太郎可謂日本的國民作家，小思去遊覽他的紀念館，那裡把作家的書房珍而重之地保存成他生前的模樣。「溫暖燈光下，一切寫作文具在，彷彿作家剛走開，很快就回來。」從書中照片看，司馬遼太郎生前喜歡用的鋼筆、鉛筆、彩色筆滿滿置於桌面，還有煙盒！不僅保留下一個場景，更是保留下作家的生氣、心靈。相較之下，在中國不要提為了地產項目拆遷的那些文化人居居，即便留下的故居，也是千篇一律，空蕩蕩、一桌一椅、空書架，冷得讓人難以接近。

還有一篇，小思從《字裡人間》這部電影，回想起自己在日本讀書時圖書館管理員一律使用鉛筆的習慣。當年她不是很在意，後來才發



■司馬遼太郎紀念館中著名的書牆（網路圖片）

現，這與日本做研究時的習慣有關，用鉛筆，是因為常需要在閱讀時做筆記，規定用鉛筆，可以保護善本書，此外，因為卡片功夫做得細，所以更需要用顏色鉛筆編輯卡片。做研究用卡片，這一點小思從日本學了回來，書中有些插圖，可以看到小思書房中卡片櫃的細節。

日本的可敬也伴隨着一種「可戒」的特質。《女王的教室》這部日本話題劇集，多年前也在香港引起討論。小思看到的不是阿久津老師一個角色，「日本教育重視由上而下的訓令，國有國訓，廠有廠訓，家有家訓，每級有領導，以極嚴厲態度對待下層，目的只有一個：以苛嚴手法逼令成員朝向他要達到的目標」，阿久津這位地獄教師的角色，在小思眼中，其實正是日本人希望正視國民懈怠、重塑生存與競爭意志的一種教育方式。在小思看來，日本對外的進攻性其實依然存在於潛意識及行為習慣的底色中，像《哆啦A夢：大雄的日本誕生》中，對日本與大陸（中國）的關係其實有隱隱的指向，又比如日本處理福島核災的對外手法的隱喻。

四十年相隔

《一瓦之緣》的最後一部分，是小思在日本文化之遊的散文。引起筆者注意的一篇，叫做《蛛網當門》。小思去到四十年前在京都所住的留學生宿舍，同一個場景，既有四十年前與宿舍管理員的合影，又有今日故地重遊留下的背影。照片中場景變化不大，分外有驕然回首物是人非的唏噓之感。過去常讀小思的散文作品，這本書特別之處是圖片數量眾多，不少更是小思的個人留影，讀來多了一層真切的感受。

許多文章畢竟寫於多年之前，許多篇日後，有一篇小小的「多說幾句」，小思說，這是「今天的我看昨天的我已大不同，何況四十年相隔？可是細讀一回，原來又不全是。當年寫的，今時想的，總覺得有話沒說完。」這些多說的幾句，分外難得，中間有多年的時光存在，似乎能算是兩個小思的對話？



■《字裡人間》體現了日本在文化與文化傳承上的認真與執著。

致「不完美」——讀《一個身體兩個人》有感

周耀輝最近幾年頻繁出書。這倒是與他的職業——大學教授以及填詞人——並不相悖。不論《紙上染了藍》抑或去年書展由亮光文化推出的這本《一個身體兩個人》，其中文字的模樣以及文字背後牽連的情感，都讓人想起他過去二十多年裡寫給黃耀明或者方大同的那些歌詞。含蓄，悲傷，簡練，偶爾俏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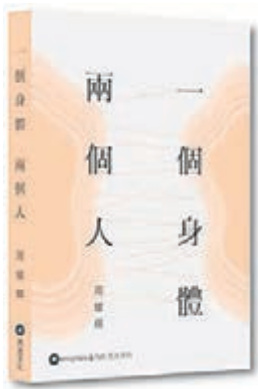
周耀輝曾在荷蘭讀博士，研究方向是身體與性別。書的前半部分「一個身體」，講述一些關乎身體的、隱晦的細節，對他來說稱得上駕輕就熟。他將書中篇章命名為髮、淚、指和背等，再為這些意象編排出奇的、不尋常的故事，有些是身邊人的經歷，有些從他的閱讀與觀影經驗中得來，還有一些憑靠觀察與想像。這樣的寫法有些類似「命題作文」，對習慣了歌詞寫作的作者來說，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。而周耀輝在創作這一系列文章的時候，也大致沿用了填詞的方法：多用比喻、通感等修辭，輔以意象疊砌，短句多，且分句不循常理。

文字上的精煉每每能夠為讀者帶去一場頗為愜意的閱讀體驗：不做作，不拗口，字句靈活生動，如彈跳的橡皮球一般。我不禁想到印度作家奈保爾在其成名作《米格爾大街》中講述的那些關於童年和故鄉的往事，一樣的多用短句，一樣的生動如在目前。只不過，奈保爾試圖以溫暖筆觸回憶往事，試圖與當年的那些悲傷或寥落和解；但周耀輝似乎無意於此。「一個身體」中的故事大多莫名而起，又無名而終，看似平淡，卻如鯁在喉，引人浮想。作

者見到平淡生活中的刺，卻並不想將其裹上一層糖衣，佯裝太平和美，而是直接地、不管不顧地要將那些刺拔出來，將受傷的血肉袒陳在眼前。

書中，每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需要面對要麼身體上、要麼心靈上的殘缺。作者在描述這些「殘缺」的時候，既不厭棄也非同情，而只是將那些細節，那些我們心裡微小或浩大的情緒，以（看似）平靜的語調講述出來。不論少了四顆門牙的餐廳侍者，失去右臂的男子，抑或身陷情感危機的中年夫婦，都不得不承認自己與身邊人的「不完美」，不得不試着尋找與悲傷、孤獨和失落等情緒相處的技巧。而書中這些故事對於讀者而言，像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你我內心深處的恐懼。原來，我們都一樣；原來，任誰也無法逃離。就像全書第二部分「兩個人」的故事中，E對同居的愛人A說過：「有病，就去醫囉」。

但，很多時候，我們即便「有病」，卻並不會去就醫，因為怕。書中講了很多「怕」：害怕失去親人，害怕背叛愛人，害怕承諾，害怕將自己最柔軟的部分敞開在外人面前。這些「怕」，與人性中天然的恐懼相關聯，看似無解，然而在作者看來，如果我們學會「動」，不論是動心還是動身，我們便能將自己從這些害怕中掙脫出來。關於「牙」的那個故事裡，主人公起初不樂意張口說話，怕被人嫌棄或奚落，直到她遇見「我」，她的男朋友，那個不介意她缺了四顆門牙的愛人，她才漸漸學會敞開自己。而關於「背」的故事裡，林女士自始至終在



《一個身體 兩個人》
作者：周耀輝
出版：亮光文化有限公司

愛情裡不自信，害怕戀人背叛，害怕丈夫和兒子離去，直到兒子生病，丈夫突發疾病離世，她才終於明白對於那些注定不是你的東西，應該「優雅地放棄」。有時候，我們放

手，不是因為怕，而恰恰是因為終於克服了那些「怕」。

與《紙上染了藍》中的溫暖對照來看，《一個身體 兩個人》有些冷。作者試圖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審視這些虛實相間的人物與事件，不想過多地摻入自己的情緒。其實，我倒覺得這種姿態上的「抽離」反而令到寫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愈發接近真實的自我。如果說周耀輝在《紙上染了藍》中仍試圖用加了濾鏡的回憶修飾母子關係的話，那麼當他以「他人」或「他物」為載體講故事的時候，他反倒更加放得開，也更能將自己的所思所想鋪陳在紙面上，無需過分裝飾或美化。或許，書中這些「不完美」的人與故事，正是作者面對自己的以及生活中的諸多不完美時，最直白也最貼心的表述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身為職業小說家

作者：村上春樹
譯者：賴明珠
出版：時報



一個人，四十年，十三部長篇小說，為誰寫？如何寫？為什麼繼續寫？村上春樹第一次真正面對全世界讀者，深入思考、詳盡敘述自己所寫小說的現場，和背後文學涵養。全書十二章變化豐富的結構，滿載自傳性故事，伴隨趣味幽默，坦誠揭開秘密。村上的讀者是誰？收到過多少讀者來信？芥川獎、諾貝爾獎等，時常圍繞作家身邊的「文學獎」，村上怎麼想？為什麼，以什麼形式，從什麼時候開始離開日本，經過什麼樣的惡戰苦鬥之後，朝世界出走？上述一切問題，關於「作家·村上春樹」的種種，誠實而強壯的思考軌跡，盡在於此。村上說：「寫小說時最重要的寶藏，就是具體細節的豐富收藏。」

半步詞——由音樂劇到跨界界的填詞進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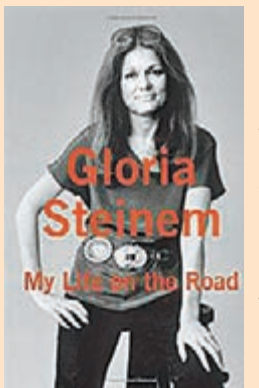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岑偉宗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



本書作者岑偉宗為資深填詞人，尤以音樂劇、舞台劇、電影、電視等的作詞和譯詞見長。他以個人創作經驗述說作詞的技巧和思維，例如粵語填詞中語感的「雅、妙、趣、俗、鄙」、什麼是「人話」、譯詞練習等。更憶述創作各類詞作的靈感來源和邊作邊修的故事。書中既有豐富的填詞知識，兼及欣賞歌詞的方法。

My Life on the Road

作者：Gloria Steinem
出版：Penguin Random House LLC



艾瑪華森讀書俱樂部精選圖書！Gloria Steinem為上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早期婦女解放運動的代表人物，《Ms.》雜誌創辦人，獲得2013年奧巴馬頒發總統自由勳章。這樣一位與眾不同的獨特女性，有一個流動的童年。當她還是小女孩，每到秋天，父親就開着車載着家人到野外尋求冒險和嘗試謀生，啟發了她積極面，善於思考，勇於突破的個性，也開啟她變革的一生。81歲的她，不會想過「退休」，反而努力筆耕，以自傳型體發表本書，暢談她的成長歷程、革命運動，以及在旅途中不斷迸發出令人驚訝的遭遇。

願我們的歡樂長留：小兒子2

作者：駱以軍
出版：印刻



繼溫馨笑鬧，眼淚鼻涕和口水（家裡的小狗們）直流的《小兒子》後，駱以軍一家歡樂再出擊，在《願我們的歡樂長留——小兒子2》中，大小兒子明顯地開始脫離稚嫩的孩童，如跨過換日線，照出少年的身影。小說家父親希望兩個兒子盡可能去作各種嘗試，感受不同的體會，張開每一個毛細孔去感受世界。幾乎是每天不斷更新的臉書文，讓閱讀者都一同參與了兒子的成長與父親的適應，在這樣一路上的陪伴下，小孩逐日脫離幼嫩的雛形，卻也還保有童稚的真性情。除了持續談諧逗趣的日常相處，駱以軍更多了份對孩子未來的焦迫與擔心……

谷川俊太郎詩選

作者：谷川俊太郎
譯者：田原
出版：大鴻藝術



這是台灣第一次獲得日本「國民詩人」谷川俊太郎直接授權出版的詩選，收錄詩人自第一本詩集至今的百首創作。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歷程中，谷川俊太郎寫下了許多重要作品，在日本現代詩壇，一直走在嘗試和探索詩歌的最前列。21歲出版第一本詩集《二十億光年的孤獨》，被公認為是前所未聞一種新穎抒情詩的誕生，轟動日本文壇。手塚治虫因此邀請他為其動畫《原子小金剛》主題曲作詞；少年時的大江健三郎閱讀谷川的作品後，自覺缺乏寫詩的天賦，放棄了詩歌創作。谷川也曾與日本藝文界許多人合作，曾為宮崎駿電影《哈爾的移动城堡》主題曲寫詞，為荒木經惟的寫真集配詩，與導演寺山修司合作廣播劇創作，也與松本大洋一同合作出版繪本，近期還與人氣攝影師川島小鳥合作攝影集等。這本詩選與谷川的處女詩集同時出版，新舊讀者可以同時一覽詩人的初心與歷年創作。本書並詳載了作品出版並附上詩人的創作年表，亦有助於讀者了解詩人創作的脈絡與軌跡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wp@gmail.com